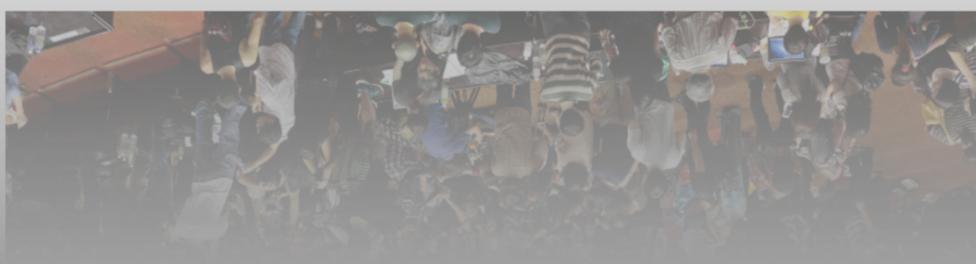


暴民怎麼說？

--太陽花學運口述史

社會實踐計劃

張惟喬 李俊穎 蔡明樹 謝宛君



一、前言

太陽花學運至今已經落幕，回想起這段經歷，發現本系許多同學在這次的運動當中，經歷了過去所未曾有的經驗，且同學在這次運動當中，也面對了國家政府所帶來的震撼，因此想要透過系統性的資料搜集與保留，留存同學在這次社運過程中的各種記錄，作為本系的研究資料庫及重要的共同記憶。

在我們為期將近三個月的訪談過程當中，總共訪問了二十位的系上同學（包含在校及系友）。而在這二十位同學當中，也包含了太陽花學運當中，各種不同參與程度、處於不同地理位置等等，企圖以系上同學參與經驗，來記錄我們在那二十多天的經歷，透過參與位置的多樣性，來描繪出不同細節。透過深度訪談收集的資料經過整理之後，試圖重新建構出從 318 到 410 的時間軸，也有助於我們保留住在這段時間中的現場狀況。另外，我們也試圖從這次訪談當中，來進一步了解學運對於參與者的影響，不論是在家庭關係的方面，或是對於運動的看法，並記錄每個人在這段期間裡的不同體驗。

二、太陽花時間軸

318

318 當天，立法院周遭因為前一天的 30 秒事件，聚集了不少抗議團體，如反黑箱服貿陣線、公投盟等，黑島青、賴中強老師等 NGO 團體則有意在晚間舉辦晚會，並於白天召開記者會公佈。社運人士於晚上九點在勞陣辦公室聚集，並打算組織攻勢，用晚會掩蓋行動，青島東這一側算是主攻，九點開始進攻，布置了十多人在這裡準備翻牆衝進去，原本打算如果失敗了就到門口拉布條快閃，卻沒有想到有人帶了油壓剪，把大門玻璃打破，就這樣順勢進入了立法院議場。約有四十多人，分組、分向準備進入立法院，陳為廷、林飛帆從中山南路進入做佯攻。一開始青島東側，十分順利，有十幾人進入，議場內黑暗，僅有時鐘燈，團隊將警衛趕走，其他路線者也陸續進入議場，後累積到兩、三百人。這時內外場面都有點混亂，攻進議場意外地成功，然而，多數人不清楚計劃，使得場面混亂，警察也逐漸增援。

不過大抵情況是跟著前人的腳步往內衝，而議場內的人就到處打電話通知人快點過來，系上第二批同學大約晚上十點半到，這時外頭還有 50 到 100 多人。有個插曲，他們去買酒的時候意外獲得阿伯的支持，大家都免費獲得一罐啤酒，而外頭也有些人陸陸續續送了一些物資來支援現場運動。這時候立院外頭和議場內警方已經開始封鎖了，外頭的人需要用些名義才能進去，比如說運物資、假裝

是記者這些方式溜進去。不過也有人沒有成功溜進去，在立院的院子中徘徊，民進黨大老那時候有在立院院子的階梯坐一下，象徵不讓警察對付裡面的學生，到了兩點多，他們就離開了，等他們一離開，警察就開始驅離在立法院院子的學生出去，裡面大約二十多個人，手勾手坐下來不抵抗，很快就被清出去。戰線又拉回青島東這邊，三點多的時候青島東的鐵柵欄被推倒，警察也不時的想往議場內攻，外頭的群眾只要一看到警察要攻，也就要跟著衝進去，警察無法同時往內攻又防守外頭的人，最後就這樣對峙著。早上四、五點，四、五台南部準備好的車子載著同學也到了現場，這時現場外面可能有四、五千人。

在濟南路的部分雖然人群和媒體焦點一開始都不是聚集在此，但是在反黑箱服貿運動進立院的第一天就已經有人從此處進入立法院內了，原因是在立院旁的長老教會比起警方封鎖的立院各通道更容易進入，有人從此處翻進立院圍牆。原定計劃裡青島東路是主要突破點，而聚集地當時大部分的力量試圖突破，卻出乎意料的順利，而濟南路是甚麼？連能知道當時計畫的人也說不清楚，即可知道這裡從一開始就不是這場運動的主要場域，濟南路的人、事、地景，似乎在許多受訪者的印想中也是模模糊糊的。「**濟南路就是演唱會**」有個受訪者是這麼說的，因為這裡少了一些人的演講，多了一些人唱歌，這裡的人一直比較少，而夜晚和可能的雨勢或許會讓人散去。當天晚上濟南和青島東路發放物資，大家就這樣度過了第一個晚上。

進入議場之後，有民進黨籍立委居中協調，黑島青等成員則是儘速分工群眾，有糾察管控八個出入口、寫新聞稿等等。決策小組的人黃郁芬、陳為廷和林飛帆為主，還有晚會的守護平台的幾位老師，並以這些人的人際網絡，向外模糊擴張。大概在十二點多的時候，外頭人數破千人，物資有進入，有人從南部號召人力，約有六、七台車。深夜，多次謠傳警方要攻堅，於是內部民眾分組持續擋門，並且有教學被警察抬的時候要怎麼反應。到了凌晨四點多，場外已聚集四千多人，包含南部上來的社運人士。

319

319 早上青島東路上已經有非常多的民眾，從中山南走過去，人已經到漫出來到天橋這邊的圍牆，牆上站滿了人，再往那邊過去則更多人，不過是有點零散的站著，滿多人翻進去，一進去就可以看到遮雨棚上面的鐵梯，這時候進議場有管控，得從青島東側廣場群賢樓的遮雨棚爬上梯子，再從二樓窗戶進入，八個出入口也有桌椅堵住做管制。不時有人報個身分，就看到上頭的人把鐵梯滑下來，嚇頭的人接住，把人送上去之後立馬就把梯子收回去，初次參與運動現場的人幾

乎全都不知道是依靠甚麼標準送人上去，是靠關係？靠專業能力？運動參與經驗？系上倒是有人靠關係一下就上去了，有運動經驗的也很快就進入場內，留在外頭的人大多是不知怎麼打通關的初次參與者，內場也開始有人出來外面當糾察，不時有人送物資過來，快到中午的時候就有物資站成立，人也越來越多，人都滿到馬路上了。不過這時鎮江街還沒封鎖，議場內有人出來試圖清出警察，讓內、外通行能不被控制，不過在幾次衝撞之後宣告失敗，警察也趁機把鎮江街封上。

在議場內二樓到議場內的走廊則有許多警察，但是通往一樓的樓梯被大量障礙物堵住。三樓則有小會議室有人在裡頭休息，當日還有人把國旗倒掛白天是似乎由 1985 的人士負責，管制不多，使得便衣警察也進入，待到下午、晚上對於出入口的管制變嚴格。下午雞排妹有進入議場，掀起記者訪問，延遲了議場內原本要合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的台語版以做新聞給記者的計劃。晚上議場內有些人不願離開而在裡面待著休息，不走，同時也累積了許多醫生。深夜部分社運圈人士發表言論認為無法進入決策圈、甚至也進不了議場。晚上就開始籌備工作讓閒暇的人工作，並且規劃臺大場地作為後勤基地，讓人休息。

在這裡的第二個晚上，在警方攻堅謠言四起的時刻，晚上還是陸陸續續有攻堅的消息傳來，警備車不時會經過周遭，議場內和外頭已經隔絕開來，不過現在聚集的人讓警方不敢輕舉妄動。人少的濟南路與林森南路交叉口成為意圖滋事人士絕佳作案地點，當日晚間有人在此處施放煙火企圖製造混亂，引起了不小的騷動。

320

這天早上青島東路人變得很少，連把立院鐵柵欄圍住都有困難，相比昨晚的大量人群聚集，這個時間立院停車場略顯空蕩，多數人早上不擔心被攻於是就回家了。這也是接下來幾天相同的景況，晚上充滿人，早上人就散光了。

當天晚上來臨時，整個立法院周遭充滿了人群，現場相當凌亂，有點像夜市的感覺，旁邊甚至多了不少烤香腸的攤販，而為了預防可能發生的衝突開始設置醫療通道，而醫療通道的建立造成了很多地方的混亂，大家需要往前走的時候卻因為道路的規劃而被擋下，前頭的人被擋下，後頭的人往前擠，造成了不小的混亂，當天寒流第一天來襲，下著雨，雨一下下來大家都往室內跑，善導寺旁的麥當勞瞬間擠滿人，而麥當勞也通知所有顧客，為了疏通廁所，24 小時不休息的麥當勞在三點關門，早上六點才重新提供服務，雨讓民眾參與靜坐變得更艱辛。早上人潮依然迅速消散。

然而比起青島東路，濟南路是一個容易讓人迷失的地方，沒有緊張的氣氛，也較少見到警察，許多受訪者表示，濟南路讓人有種不知為何而去的感覺，「因

為到那裏都沒在幹嘛啊」比起青島東路較多的聽演講、闡述自己的理念、與人討論，濟南路更像是一個集會場域，與朋友相約的會面點，即使有許多的人員聚集和聯繫，但是濟南路此時仍然沒有發展出組織，當時已經出現的物資站這些工作單位和青島東路的組織是有相關的。濟南路是很多 NGO 選擇設點的範圍，在此處可以看到一些外來的組織。隨著學運受到的關注增加，大量的物資湧入，而各地捐獻的物資多樣性極高，物資發放時讓人有種在逛夜市的感覺。濟南路與林森南路交叉口一直是人流較少的地區，伴隨而來的是相對鬆散的防禦，因此成為意圖滋事者選定的目標，當天晚上開始，出現飆車族鬧事，意圖引起恐慌，後來狀況排除之後加強了濟南路糾察的巡邏。

而在這天臺大社科基地也成立，部分社運圈人士，因為進不去決策圈，甚至進不了議場內，加上立法院外圍一片混亂，還有第二天開始出現的自主糾察帶來不滿。因此萌生組織一個後勤基地，組織人力及動員，並與議場內聯繫的場所。最後透過臺大學生會的關係，借到離立法院較近臺大社科院，作為後勤基地。原本在下午四點時，想要召集少數相關人士開會。但不小心卻將消息透露給大量人士，因此一度出現許多人不知道事情情況的現象，但卻基於社運份子的身份，認為自己也必須參與其中。最終社科基地主要核心幹部，由學運圈人士、臺大學生會及部分師大學生會成員。主要場地則為社科院的大禮堂及國際會議中心。作為人力資源的集中與組織。

安置好社科院後，下午五點，決策中心者於台獨聯盟辦公室開會，提出深夜三點要再次衝進立法院的決定，為了打破警察管制流量的限制，達成真正的全面佔領立法院。然而，議場內的人覺得不妥，場內已有許多非社運相關的人士，還有一些都更盟的人士。都更盟被認為是一群善於防守的人，可能是因為這樣才會認為不應該再次衝撞，因此這次的計劃告吹。

321～322

這兩天立院附近因為寒流來襲，幸好天氣是乾燥的，工作人員到處發放各種保暖物資給群眾，青島東和鎮江街似乎不像前兩天那麼壅擠。即使經過了這麼多事，一直到運動第四天，濟南路的組織活動還是偏少，依舊給人一種不太有組織的感覺。

第一個周末，讓人潮變得更多，為了維持運動現場的穩定，各路人馬和熱心民眾在這幾天已經形成了一個糾察秩序，各路人馬指的是有社運經驗，通常擁有所屬團體的運動者，而熱心民眾指的是，初次參與或偶爾參與運動的民眾，一開始當然是內行領導外行，由各路人馬建立起的糾察站，再輔以熱心民眾協助，完成拉糾察線的工作，不過各路人馬的人力有限，必須得回家休息，中間空缺的時

間可能就是現場熱心民眾繼續協助。但是，當下一個各路人馬的人來，他需要了解現場狀況，只能去問還在現場的熱心民眾，於是最後糾察系統就有很多熱心民眾當頭，現場糾察的聯繫變得有點不密切。而一些前幾天不停參與的學生，也趁著周末稍做休息，實行一個輪班的概念。大量民眾到來，也造成大量的物資進入，物資有些供過於求的狀況。這兩天兩條路的舞台上依舊有人輪流到台上宣講，常常會要台下的人一起喊口號，但有些人講的內容太過流於發洩。

這天社科院已經建立換證制度，必須以學生證換臨時證才能進去，為了防止滲透。大約中午時，有內部人士詢問人力是否足以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結論是沒有辦法因為人力資源不足。然下午四點左右，議場發佈聲明提高抗爭強度，包圍國民黨地方黨部。晚上帆廷出來與社科院幹部開會，說明目前情況並討論是否有可能全面佔領立法院？議場內覺得不可能（因為裡面太多沒經驗的人與營造孤島效應-蔡培慧），但外面覺得可以（因為外面人數是夠的）。此爭議導致會議氣氛糟糕，雙方並不能完全了解對方的情況，因而產生誤會會議沒有結論。各自回到各自位置，社科院仍繼續召集人力，當糾察或者其他工作。

此時社科院內的情況，是大約有一百多個人在社科院內等待工作分配。但除了核心幹部之外，多數人如果沒有分配到工作，在社科院裡是無聊的也不清楚現在的情況。而社科院的組成是透過人際動員，因此負責人並不認識每一個進到社科院的人，因此資訊也不會輕易向外流通，即便坐在社科院內，也不一定能獲得資訊。決策小組的決定，是不會透露給小組外的人，在這裡的一般人，就是等待被分配的工作。

這天在議場內的聯席會議中，社科學生代表提議帶領更多有經驗的人進入議場內，希望進一步推動全面佔領立法院，NGO 公民團體雖然不甚贊成全面佔領立法院，但也接受如果有經驗的人夠多可以推行。但社科院陸續召集並送人進入立法院時卻遭二樓管樓梯人阻擋，NGO 並沒有告知立法院守門人，因此計劃失敗。

這時的立法院內部的一、二樓間的路障已經撤除到只剩下一張大桌子擋住路口，而上、下樓需爬過這個桌子，雖然使得一、二樓間的交通得以達成，但現實則是這種象徵性的路障作為障礙來說毫無價值可言。反而詭異的是，二樓往三樓的路被堵住，雖然聽說還是有辦法爬上去，然而這樣卻也導致出一些問題。如果說堵住三樓的目的是避免警方從三樓攻堅，則應當直接堵住三樓的門而非樓梯，否則並無法防止攻堅者從三樓投擲催淚瓦斯等物品。而三樓又是可以對外通風，可以從高處鳥瞰整個青島東路狀況的要點，卻被調整成吸菸區，讓立法院內有菸癮的社運人士或是記者需要抽菸時爬上去，但似乎更多人改到一樓立法院議場朝濟南路方向的側門(五號門)那邊的中庭抽菸。那時候抽菸已經要領抽菸牌了。五號門是議場對外的唯一通道，有糾察、民進黨立委管制，門外則有許多警察待命，

偶有便衣混入，此門的交接不是很順暢，意外讓這個地方形成小圈圈。晚間十一點、十二點多，開始開會檢討當天、之後的行動，曾提出公民論壇，要讓外場民眾進入二樓或是到一樓參與表決、開會。

323

這天早上馬英九的回應仍舊跳針。在聯席會議上討論下一步地擴大抗爭行動，有人提議總統府，有部分人士認為不可能是總統府，要也是行政院，但這些擴大抗爭的決定並沒有被重視。但是其中一個人士誤以為在會議上以達成決議全面佔領立法院的決議，所以跑回社科院通報，因此社科院開始準備。下午與帆廷等討論做出快閃行政院決議（少數人），但是是進行秘密計劃。但社科糾察安排還是以全面佔領立法院為主，因為不知情快閃計劃，因此仍持續召集人力為全面佔領準備，最後接到消息確定七點行動。而經過了這麼多天的靜坐，其實很多人都已經覺得不耐煩了，多少有些騷動，在加上總統談話實在惹眾怒，早上就有人在立院停車場宣講，一邊發傳單，為了拿傳單，相當多人都站起來，外頭也有很多人湧入，突然間就變得很躁動，到下午大概是四點多的時候，突然發生了場外的人們好像聽說議場內的人要撤離，結果打算闖進議場內的事件，有人就順勢帶頭想往裡面衝，於是糾察很快就把立院正門堵住，擋住想往內衝的民眾，帆廷後來出來講話讓整個場維持穩定。因為當時的警方同時的任務上，也有避免議場再次被闖入的保安的工作，導致大量的警察直接從中庭湧入立法院內，但是沒有到議場內。

七點社科院接到電話成功進入行政院，於是社科人員便開始召集更多人力過去行政院。之後傳出警察開始打人。部分幹部回到社科，因此社科院的人士開始把認識的人都叫回社科院，情況混亂，多數的人是不清楚情況的。此時社科院發撤退簡訊給所有有在後勤基地登記資訊的人，但簡訊的內容並不清楚，反而造成混淆。社科院徵求敢面對警察打人的情況的人，到行政院做糾察進行協助。行政院被攻進去之後，大量人群往行政院走，也有相當多的人擔心立院周邊人太少而留下，青島東路人潮大概少了一半左右。現場指揮相當混亂，佈置動線給傷患之類的。

晚上十一點時，在社科的國際會議中心進行各校串聯罷課的會議。會議的進行主要是臺大學生已擬好一份聲明，而各校的意見與討論並不在同一個點上，感覺上也比較像是請大家來同意這份聲明，並沒有打算再做大幅度討論修改，會議就在各講各的，後來因為記者十點半要趕稿，就作微幅調整後送出聲明。大約在十一點的時候，開行政院會議的幹部都回到社科院，人已經超乎想像中的多，但快閃行動已變為佔領，也有人進行破壞，幹部們發現情況失控，因此請在社科院

的人開始把可以聯絡的人全部都召回社科院，或者遠離行政院。此時原本預計發新聞稿『政府應該害怕人民』，但評估效果可能會傷害運動而作罷。這時候把所有的名單及路線圖都燒燬，這時候仍然繼續安排糾察，撤回來的人都坐在社科裡，驚恐情緒較為緊繃，這之後大概只再送了兩批糾察（約 200 人）出去。行政院轉變為鎮壓行動。

324

這天凌晨四點只剩下一些些人在裡面，到了六點行政院正式被清空，現場運動者想把警察圍住不讓他們離開，對此警察開始掃街噴水，驅離民眾，把步伐往青島東路走去，青島東路的民眾接到消息開始把鎮江街的公廁排一整排完全擋住出入，希望避免警察可以長驅直入，往立院柵欄外的空間，用椅子塑膠椅散亂擺放，讓警察無法整隊前進，在往中山南路的方向，帳棚倒下讓路面變小，警察只能小股隊伍進入，青島東路，最前頭是人牆，大家只希望能再被攻入的時候能夠多守住一陣子。後來在青島東籍中山南路口的人群，面對想要轉進青島東的鎮暴，不斷高喊我們是合法集會，最後鎮暴就收隊了，人潮也慢慢散去，不過比起前幾天的人潮退去緩慢很多，大家似乎有比較多守護住的心情。

早上七點 社科院沒有幹部，兩個幹部到勞陣與其他人員會報行政院的事情。中午十二點，不再召集人到社科基地，大禮堂也被抄。這時候社科被新聞描寫為鷹派等許多不利報導，大家為顧全運動也決定先不談事情的發生過程。因為秘密行動實際上卻造成因為太多人不知道情況，使得後勤跟不上，在這過程中造成了嚴重的運動傷害。但因為暫時不談事情經過，因此只能私下各團體出來療傷，而社科院也等於解散，許多人也在這時候轉進議場。

而前一晚的行政院衝突讓整個抗爭場域籠罩在緊張的氣氛中，彷彿隨時會被清場，但是濟南路還是一個比較平靜的場所，比較沒有緊張的氣氛，好像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沒有影響到這裡，也因此被認為是相對適合設立據點的地區，我們社會系的據點即在此設立。物資一般都是先發放到青島東路，濟南路的物資一直都比青島東路少，而組織行動也是。

325~329

在這段期間，在行政院結束之後，前幾天人潮有多了一些，但後來卻呈現人潮逐漸消散的情況，而許多社運圈的人也在行政院事件中受到衝擊或者是運動傷害，加上社科基地結束，因此有部分人士也較少再到現場，除了轉進議場外，也有部分人士開始籌劃其他行動，例如後來的割鬚尾等等。而這時議場依舊沒有秩

序，而在每個人都想找事做的情況下，甚至已呈現「瘋狂」狀態。管理資源回收的人脾氣不佳，物資組已經閒到幫人剝橘子皮，進議場要檢查包包，還要有當天的出入證才能進出，出入證每天都會更換。

在 329 早上地球公民基金會有關於 330 的聯席會議，NGO 花了三天半規劃，學運期間整整停擺一個月，投注於學運。晚上則有議場內部的例行聯席會議有 9 人小組跟 20 位學生代表。後來從議長辦公室轉往勞陣辦公室，原因是有人發現疑似竊聽器，還有發現場外有人用望遠鏡間空房間。議場內的人傾向不提行政院的事，想淡化它，有些學運人士想要辦記者會並邀請陳為廷、林飛帆出面，但是中間溝通落差，有人擅自為他二人決定不出席，使得外頭記者會等了三小時。議場對外甚至對內幾乎不再提行政院的事，在議場內嚴格的管控出入，包含必須要有內部的工作人員的指認才能以工作人員的名義進入，否則就要排隊等待梯子那邊會不會放人進去。警察已經控制住立法院的走廊以及一樓的休息室，可能是由於之前周日的時候有人對立法院進行衝撞，導致警方為了避免再次有人衝撞所以出現的這種奇怪的配置方式。工作人員可以經由一樓的出入口，而同時會有警察與門口的糾察確認人數與是否為離開的工作人員。當時的二樓與一樓的狀況已經更為隔離，基本上除了因為要抓新的人進來議場內湊人數外，二樓與一樓間算是互相獨立，除了更上層的那群人外基本上完全無法進行有意義的交流。

然而，實際上二樓也開始出現一種近似於霸權與獨裁的狀況發生。例如：『當時剛上去二樓沒多久，就一名支持者當場被一群看守出入口的人霸凌的場面，之後那位受霸凌的成員受不了只能跑去找二樓的心理諮商師討論與哭訴，但同時卻又被看守出入口的人們嘻笑嘲弄。而二樓負責人，穿著戰鬥靴加上迷彩褲，掛上一堆東西一副自以為是戰區的指揮官在耍大牌。有人被刁難的狀況則是因為腳傷下去一樓治療，評估應該無法繼續在二樓服務所以希望將隨身行李帶到一樓，也被以不應隨意上下樓這種理由批評。』然而，一、二樓的出入口的看守者，卻時常擅用職權在一、二樓亂跑。其他對於二樓看守者不爽的點大概還有像是，坐在椅子上把腳翹在作為隔離一、二樓路障的桌子上耍大牌，明明是一、二樓間的門面卻把廚餘垃圾直接堆在門口沒有清理，拒絕溝通與耍流氓。另外，雖然他們似乎有打算稍微改善一、二樓爬桌子這種相對危險的行為，卻是拿一小張不穩的椅子放在狹小的階梯上，實際上卻更為危險，表示意見不但不聽還會被罵之類的事情。

當時的狀況已經是，不只外面和裡面的溝通出現斷層與權責分化的混亂與濫權，而甚至議場內的一、二樓也出現同樣的混亂問題。然而，議場的占領已經十天，卻連最基本的內外溝通問題都沒有改善，實際上這個問題似乎到最後都沒有徹底解決。

330~410

330 大遊行這天，出現了自運動開始以來就不曾有過的人潮湧入濟南路，現場搭起舞台，播放凱道前的畫面。這天立法院周圍的交通被擠得水泄不通，甚至一路擠到凱道上面。

在 401 這天白狼『路過』鎮江街口，原本傳出白狼要來的消息時大家是有緊張的，但到了現場之後卻發現其實就像是愚人節的餘興節目一般。就是聚集了部分人群，但是與靜坐的人數相比算少的，在鎮江街口以廣播不斷對著靜坐的人群喊話叫囂，但是並沒有具體行動與影響。而這天現場的情況為鎮江街被空出一大段作為緩衝區，多數人群聚集在青島東路，在後面這幾天周圍的人是漸漸減少的。

最後在 407 的時候議場內宣布 410 退場，而在運動即將離開立院前使濟南路突然成為焦點的是賤民解放區的出現，許多對於運動的批判和反思在這裡進行，跳脫框架的行動例如大腸花論壇等都在這裡進行，批判對於作為非主要場域意見被忽視以及運動本身受到主流價值約束。

退場這天林森南路，有正在收物資的志工，還有發放一些物資，包含水、一些上面有標語的衣物以及餅乾，那時要保持醫療通道，又要保持物資運送通道，又要發送物資，使的發送物資作業變得緩慢而且有些混亂。八巷內則立了一個抗爭紀念碑，那邊彷彿是一個特別的空間，就像是觀光景點一樣的讓人參觀。濟南路設了一個舞台，舞台上的主持人整理了一下人群，要大家席地坐下，然後前面開始傳來太陽花，要大家把太陽花傳出去，是象徵遍地開花的意思。然後就是連續的掌聲和不同組的人依序退場，退場的人手上都拿著花，然後踩著安排好的白色通道離開，有些人出來之後就站上舞台，和大家說話，然後接下來就是在重複好幾次的島嶼天光中站起身，公投盟那邊的人不多，椅子也已經收起來，當晚在這裏則有大腸花論壇。濟南路最後作為運動退場的儀式舞台，在鎂光燈和太陽花環繞之下，隨著議場內的運動者依次離場，濟南路也脫離學運場域的劃分。

三、流動與並存

從我們的訪談資料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運動的現場，一切似乎都不是固定的。不論是人力、物資或者是運動的主導，在現場總是不斷在發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在不同的地方有許多人在做著各種不同的事情。因為沒有一個明確的組織，所有在場的組織都是當場建立起來的，加上需要 24 小時不間斷，因此人員是不斷地流動，不論是工作站或是靜坐的人。例如：在現場靜坐的人，因為靜坐是時間長且枯燥乏味的事，所以我們訪問到的多數人很少見一直留在同一個

地點，而是會隨著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移動自己的所在地，或是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有用的事情做。

Y：就是聊天，然後看著行人走來走去，其實也不知道要幹嘛，就坐在那裡

W：對～這群人不知道在這邊幹嘛。該做點有意義的事，有組織的事，不是坐在這裡就好。

從人群的分佈來看，自從佔領立法院之後，大多數來到立法院聲援的人群，主要是待在青島東路以及濟南路這兩側。在這兩側的氣氛是非常不一樣的，青島東路因為距離議場比較近，且後來人員主要也都是從這一側的梯子進入議場，因此氣氛是較為緊張，且主要在這個場子進行的活動，多半是參與者的街講。在濟南路的部分，因為距離主要的戰場（議場）比較遠，所以在這邊的氣氛除了前一兩天事件剛發生過後的緊張氣氛外，中後期基本上濟南路感覺比較像是嘉年華會，現場可以看到許多家庭帶著小孩來靜坐幾乎也都是待在這邊，基本上濟南路是較少發生衝突與衝撞的地方。物資方面，在 318 學運期間主要也都是聚集在這兩條路上，最主要的物資是送到青島東，再由青島東發送給其他地方的物資站，因此青島東以及濟南路在 318 學運期間，是人力物力主要聚集地，且最主要的分配權利因為地緣的關係，則是在青島東的工作站上。

Y：那個時候主要還是跟青島東拿，因為大部分物資都集中在青島東，濟南那時候也有物資，但因為量沒有到很大，所以濟南那時候其實沒有…也有很多是跟青島東拿

臺大社科基地

臺大社科基地在三月二十日的時候成立，在三月二十四日之後結束。在這段期間，許多收到消息的學生大多都到臺大社科院。臺大社科基地成立的主要目的，起因是當時整個現場分佈不同的系統在領導議場外的運作，而許多想幫忙卻又進不去議場的社運圈人士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後勤基地，希望能夠有效地補充及運用人員，並且作為場外與議場內溝通及配合的管道，為長期佔領立院做後勤準備。臺大社科基地的組織者大多是有社運經驗的學生的，而在這個基地也在二十一日起便建立『換證制度』，因此能夠進入這個基地，主要是以擁有學生證的學生為主。

A：那個時候社科院其實已經有一個制度出現了，就是你要換學生證才可以進去

W：禮拜六就去社科院，.....進去裡面還要換證件，.....

臺大社科基地的出現，可以視為是這段時間裡人群的小分流。在 320~324 這段時間，有一部份的人群（主要是學生）其在現場的分佈及會出現的場域多社科基地，因此在這幾天佔領行動的學生參與者，有部分便流動到社科基地等候需要協助的工作。因此在這一段時間裡面，有一部份的人力或物資系統，其實是接受臺大社科基地的協調引導的。

F：那時候在社科院那邊就擔任比較庶務性的工作，有到外面是有擔任糾察

YA：收到台大社科院的網路後勤號召，新聞、物資、糾察等三大工作，本想再多做些什麼，然而大部分在社科院的時間是漫長等待職缺。

然而在 323 的時候發生了行政院事件，目的是希望能夠提高抗爭層次。在成功進入行政院之後，臺大社科基地也利用本身俱有的網絡及人脈，召集人群往行政院前進，也開始排班派糾察過去行政院協助維持秩序。而在晚上傳出成功進入行政院的消息之後，許多的人群也往行政院聚集，一直到凌晨的時候行政院外面已經聚集大批人群，此時青島東路及濟南路的人群也流動到了行政院。稍晚警察開始進行驅離，許多參與者受傷且情況已經失去控制，因此社科基地開始召回人群，這時從行政院回來的人都聚集在社科基地，有部分後送到青島東或濟南路，但基本上這一晚人群主要聚集在行政院，而在社科基地成立後到 324 結束前，這段時間除了議場作為主要的對外發聲之外，在現場還加入了社科基地的指揮，也可視為是一種引導權的分流。

群雄割據的工作系統

除了從整體的資源流動，以及大事件的引導之外，我們可以從比較低的層次來看，在學運期間主要如果以每一條路作為分區的話，其實在每一條路上並存著很多不同的系統。

W：聽說整個青島東有七王還八王，就是同時有七個還八個勢力在那邊。也就是說糾察系統可能有三個以上，他們來自不一樣的系統，甚至那個系統裡面還都是很複雜的。基本上三大勢力，....

F：大家必須輪班休息，可是糾察這種東西必須 24 小時不間段的，一定要有人回去的話，沒有一個組織控制糾察的話，會變成現在糾察沒人，有熱心的人就會自己來幫忙。久而久之，糾察就聽這些熱心的人，這些熱心的人就變成控制糾察的一方，青島東很混亂啦，那時候聽社科院的講，

至少有七個以上....

從我們的訪談內容可以看到，光是在青島東路上能見的，就擁有一套以上系統同時在運作，而這些系統是獨立且各自具有各自領導權的。有趣的事情是這些系統的產生，並沒有一定的組織在背後。這些系統的出現，依靠的完全是在現場建立起來的關係。在沒有一個特定的組織主導的情況下，在現場或是工作站留的時間越長的人，因為交班與排班的關係，會成為帶領新來的志工認識環境的主要人員，久而久之這個待最久的人會認識越來越多志工，當所有人都互不相識的情況下，這個人便會成為主要的領導者，或者應該說能夠指揮最多的人，因此而自成一個系統，有自己主要負責的區域。

在這個一切都是不固定且沒有主要遵循依據的現場，這些工作系統負起現場人員管制、物資的分配、路線的規劃等等各種作業。而當發生一個突發事件時，不同系統之間，只能依靠各系統的領導人之間的相互溝通，以達成各工作站的協調與配合的目的。但是個系統裡的工作人員只會認得自己這一系統的負責人，或是系統裡的較長一起輪班的人，所以不同系統的人，如果不透過負責人，是沒有辦法指揮或是要求配合不同系統的需求的。而這也導致社科基地成立之後，其實並沒有辦法完全掌控各個工作站，而只是安插進一個系統，整個現場的運作還是必須與繼存的系統做協調溝通。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場的工作系統其實是並存的，且各自獨立也沒有任何一個是獨大的，完全依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聯結來維繫個系統間，以及各系統內的聯絡與運作。

四、 家庭關係

根據訪談，我們發現家庭的政黨傾向對於運動的支持度有很大的關聯，這些受訪者中，傾綠家庭會支持運動，然而他們可能不是基於對於議題的反對，而是針對政黨，認為國民黨搞得準沒好事；傾藍的家庭則幾乎反對運動。進一步看，支持運動的父母也會贊成子女參與，反對運動的就會反對小孩參加甚至有一位受訪者家人曾以家裡的人是外省人來說服他不要做這些事，讓家裡難堪，「你做這樣的事情，叫家裡情何以堪」。

這當中有趣的是，反對聲音較大的多半是母親。例如 Y 的媽媽平時跟 Y 的互動通常會以討論為主，對於 Y 過去參與運動也不會太大的反彈，可是面對這次的運動，卻是二話不說就要 Y 回家，Y 認為媽媽應該是因為行政院事件而感到不安。同樣，也有身為教育者的母親看到電視報導佔領行政院的消息，說：「看吧！露出真面目了吧！」、「打！學生這樣就是要打！」。更甚者，也有父母直接到現場把小孩帶回家。

G：我爸載他去，我爸在跟我溝通，那幾天我爸就一直夾在我媽跟我之間。我爸就說你趕快回來，你媽快要抓狂了，我就說不要管他啦，聽到後面背景音樂是我媽在大喊大叫，把我女兒還回來啊。

此外，我們也發現在傾綠或是沒有特別政黨傾向的家庭中，母親也會對子女參與運動有比較多意見。像是 C 的狀況：

C：家裡大概只有我媽有意見，我爸都不管，我媽一聽到是非常反對，他反對的理由是人身安全，就是你去的話發生什麼事我要怎麼辦，就從頭到尾一直講這種話，到中後期就不再提這件事，甚至我會跟我弟講說不要跟他在電話上提到我最近在做什麼。

突發的狀況也會是讓家人擔心的原因之一，W 擔任幹部期間，將電話號碼給了其他工作人員，但其他人打電話的時候誤打給了 W 的母親，造成工作中的他被要求要立馬離開立法院週邊。

然而，F 有別於上述的關係，家庭政黨傾向雖然偏藍，但是家人支持他參與運動。F 認為造成這差異的可能因素在於，他進入社會系後，帶回一些社會議題，間接地影響了家人。

F：讀了社會系之後，我就開始接觸這些社會議題，還有參與一些社會運動，可是我們家，因為我常常會在臉書上發一些我對公共議題的想法、看法、說法之類，我媽、我妹在我讀社會系，讀大學這幾年有漸漸被影響到，他們會偶爾去看一些社會議題，不會再像以前，啊…都民進黨啊，啊…都亂啊。

在這場運動，我媽跟我妹其實就支持的，他們覺得就是，就他們看了這些資訊後，他們確實知道有不對的地方，學生在裡面，不是在作亂不是在耽誤國家。

此外，社會運動對於 F 的父親而言，具有一些負面標籤，例如：抗議者都是民進黨、這樣混亂的場合一定有黑道在裡面。但是當他幾次經過立法院週邊時，漸漸對社運改觀。

F：他覺得說其實大家都坐在那邊很好，好像沒有他想像中的很混亂，大家都在吵啊，抗議啊，什麼之類的，沒有這件事情，學生坐在那邊好好的，

領物資、發物資啊，井然有序的，這個運動可能對他對社運的想像有一點不一樣，有點改變這樣子。

關於「社會系」帶來的轉變或是影響，我們發現確實也有同樣情況發生於其他受訪者身上。

X：我家人觀念很保守。不管是對於國家的看法，人民就是要服從。不敢去挑戰體制。不敢去質疑現狀，非常安於現狀。我覺得我受家庭背景影響，一直到高中都是這樣。照著體制走一直走，乖乖一路往上爬。我是因為念社會系觀點才會改變。若是一直下去應該也是非常冷漠保守。

L：因為我家庭背景的關係吧我在想，我父母親都是公務人員啊！我成長背景就是很平穩的，他們就要求你把書讀好就好了什麼事都不要管，一直到讀了社會所，才有意識到說要去參與公共事務。

受訪者認為，家庭的影響使得他們過去趨於保守、沈默，直到進入社會系後，才得到啟發、培養出公民意識。但並非所有人都因此使得他們的家人也就對於社會議題有較多關注。我們認為個人的轉變要能影響家庭成員的態度，應該還要考慮彼此交流的頻率以及家庭成員原本的態度。

Z 生於一個深藍家庭，他的母親是外省第二代，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對於國民黨有「相當大的信任和推崇」，父親則是「一種『經濟理性』的態度在支持國民黨」。哥哥則因為幼時身體不好，常由外公照顧，相較於 Z，哥哥對於國民黨便有更深一層情感。雖然 Z 也是在大學期間對於政黨傾向出現轉變，「我才逐漸對國民黨以及媒體的內容產生疑問，並在緩慢釐清這些疑問的同時，從支持國民黨到不支持藍但討厭民進黨，再變成不討厭民進黨卻痛惡國民黨」。在這次運動期間，Z 主動搜尋大量資料要給家人們參考，同時，他也試圖跟母親討論，但是在攻入行政院晚上，家中反對的態度卻更加強化，先前的討論彷彿未發生一般。

透過 Z 的例子，我們認為家庭成員既有的價值觀根據其成長過程的經歷深植於心，也不是短暫之間的討論或是閱讀就能有所轉變。誠如 Z 所言：「對我而言，這場運動後讓我看我的我和家人們的價值隔閡，仍然讓我對於這個家抱持著些許的焦慮和不安。總而言之，經過這場運動，對我的家庭而言，我一定程度的揭露了大家心中真實想法與價值，只是該怎麼面對這些，我一時卻還沒有想法。」

回到 F，他有提到一點是在 318 運動之後，母親的政黨傾向有稍微轉淡，而父親雖然對於社運改觀，但是以 F 之後與父親討論政治相關議題的觀察所言，F 覺得可能還是要到投票的時候才會知道他的政黨傾向是否仍舊這麼強烈。根據 F

父母的政黨傾向程度差異，我們認為家中政黨傾向的不一致會降低反對子女參與運動的可能性。J的家庭是因為世代之間藍、綠皆有，因此並沒有表現出強烈支持或反對這次運動，對於J參與運動也只是叮嚀要多加小心。

J：家人們說不要太危險就好，家裡有藍有綠，阿公、爸爸不一樣，阿公還叫我不要去，家裡的說法就是你最好不要做太危險的動作、不要太衝，我就說「不會啦，反正我都去。」有一次回家還跟阿公解釋為什麼要去、應該要去做什麼事。

總結來說，我們發現受訪者參與運動與家庭之間的互動樣貌：家庭中的政黨傾向會對於支持運動與否造成差異，傾綠家庭會支持運動，反之，傾藍家庭則會反對。此外，家中若沒有一致的政黨傾向，對於運動則會比較沒有意見，也會同意小孩參與。同時，不論何種政黨傾向的家庭，母親相較於父親會比較干涉、關心子女：傾綠者會擔心小孩、傾藍者會反對小孩參與運動。

我們也看到不同政黨傾向的衝突可能帶來了雙方的爭執，也可能有多次討論後的轉向與認同在這些訪談中。Z跟F的例子，說明了前述親子互動的過程：雖然都是傾藍的家庭，可是在溝通的過程中，兩人面對的情況卻是截然不同，我們認為家庭成員間，價值觀建構的過程與接受討論的態度都是關鍵。

五、運動參與者的差異

其實在社會學系中說運動初次參與者其實也不太對，受訪者幾乎或多或少都有參與過一兩次，不過多是參與活動者，而非策劃活動者，不過我們又要如何區分運動者和初入運動的人呢？

運動者，指的是那些已經在社運圈中建立網絡的人，通常會有個所屬的社團可以交換訊息，主要會長期關注自己關注的幾個議題，不過當其他議題有需求也往往會去現場支援，通常知道運動現場的習慣。初入運動者，是那些平常頂多關心卻少於實踐行動者，不會主動參與，但是會應邀參與運動，對於社運現場脈絡不甚清楚的人。

進入現場

那經驗的差異下，兩邊訊息管道是有差異的，初入者，幾乎都是在那天晚上看到直播後才有反應，才感到憤怒，才知道甚麼是服貿，很多是到現場才開始了解，而且還是透過現場的主動講解才知道確切的過程，大多數是一種由感性的衝動，為了守護現場的人，往理性發展的過程。而運動者，則比較有機會在之前就

已經知道當天晚會的消息，通過各人的網絡，或是各社團的網絡，取得消息，能在第一時間到場，提供最即時的協助，但他們未必了解這個議題，他們也會趁在現場的空檔來了解確切的過程，不過就是一種理性的交互協助，完成運動圈的人際互動模式，之後傾向感性運動經歷的過程。

到了現場的反應兩邊也不相同，運動者在現場通常都已經有認識的人，就算認識的不多，也可以運用某些習以為常的談話方式，比如假裝自己是現場的工作人員，在那個混亂的時間點這相當難以查證，經由認識的人可以快速進入組織工作，也很快可以獲得進入議場的權力，很快的融入了運動的結構之中，不過有受訪者表示：

W：我一去那裡的時候，看到得不是那種…我自己的感覺是勝利的感覺，而是感覺到其實我們被困住了。

這是一種把整個運動視為一個整體、一個生命體的感覺，而他們對於運動的態度主要會維護運動的正當性，後續該怎麼走下去，當然可能是因為他們很早就已經開始在了解這個議題了，所以對於議題本身沒有太大的疑問，有疑問的會是在如何操作的過程中達到效果，但是會有如果大家這麼無聊那要怎麼讓大家有事情做的方向去想，這是在有做決策機會的人會想的事情，而非做決策的階級似乎只聽令指揮，直到當他們因為人手問題到了那個位置才會開始想，我不確定這樣的上下關係是否真的存在，可能就算有想法也傳不上去，以當時消息如此混亂，通訊如此糟糕，溝通如此不協調的狀況來看，這的確是有可能。

相較之下，一般人進入會選擇先觀察現場狀況，對他們來說這是個陌生的場域，遊蕩一陣子再決定去向，認識到現場的無聊，很多人會被這個東西趕走，再也不回來，而留下來的人中單人和群體又有不同，隻身前來的人可能因為現場太無聊，所以會很快的融入運動的狀態，開始和人討論或者是詢問是否需要志工，一群人前來則會以群體的動向為主，一群人可以自己討論，所以比較少直接進入志工群，會以靜坐為主，以團體為單位支持運動。這樣的初入運動者對於運動現場的畫面多是想像而成，現在到了現場，則重新建構他們對運動現場的看法，不過正因為運動現場的一切對這些人來說相當的陌生，反而會對社運現場一些習以為常的東西產生質疑，比如醫療通道。

U：後來醫療通道就是在運物資阿，某種程度來說他就是通道，你沒必要給他冠上醫療兩個字，但是你必須要能做到的是，保持通道的暢通，不管他是不是醫療通道

醫療通道的建立只有在一開始氣氛還相當緊張的時候有其醫療上的意義，而且是建立在裡面被清場的時候外圍仍然能夠保持理性的狀況下，醫療通道才在需要被使用的狀態下被維持住，不然就會像是運動第一天和行政院當天一樣，當需要通道的時候大家吆喝著人群就會讓出一條通道。可以理解以醫療之名才能在那時一片兵慌馬亂的狀況下擁有足夠的正當性建立通道，因為建立醫療通道而阻擋大家通行方向導致的怨聲四起，當下卻沒有提供可行的另一條道路，現場的人也因為他們打著「醫療」的名義也就同意他們執行當時不怎麼完整的規劃。之後的幾天雖然規劃越來越完整，不過也失去其醫療上的意義，反而變成工作人員使用的專用通道，只拿來運送物資或供工作人員行走，變成一種充滿權力的道路。

而初入運動者也會發現現場很無聊，於是就到處找事情做，如果他們有點子的話，只要在外頭找到足夠多的人，或是聯絡自己的網絡就可以做出想要做的事情，透過自己的方式支持運動。以北大社會學系為例，初入者並不只以現場靜坐支持，也希望把運動的消息傳回學校，邀請運動現場的學者回去和北大社會系與法律系老師們對話，從經濟的角度和法律的角度以及社會學的角度來多元的分析整件事情，讓這件事擴及尚未關心此事的同學。並在系上舉辦讀書會，邀請大學部和碩士班學生來研讀服貿相關文章，以求更深入的理解服貿條文以及相關訊息。學校部分的活動相當多，其實也導致去現場的次數減少，為了降低大家前往現場的門檻，也在濟南路那一側建立屬於北大社會學系的據點，確保現場能夠讓來的同學能夠休息，並且也不再需要到處找人一起來現場，因為現場就有人，應該有增加部分人前來的意願。在現場也為了讓前來的同學不只是呆坐著靜坐，所以也準備了一些文本讓大家討論，模擬了運動現場要把人留下靜坐的過程，也透過圖片和文字的發送，希望更多人能夠到現場，而後來的問卷發放也讓來到現場的人可以有更多元的選擇，而非只是在那邊靜坐。

行政院行動

兩群人的差異在行政院行動當下也有不同的選擇，初入者的反應會先有個選擇性的過程，他會需要理解這行動到底是怎麼回事，是整個運動都是這樣的訴求嗎？還是只有一群人自己跑過去呢？那自己要不要支持呢？這會不會是另外一個運動？固守崗位和擴展戰場要怎麼做選擇？戰場本身的混亂以及資訊的不流通形成相當嚴重的迷霧感，傳來的資訊也因為難以確認真偽而顯的迷霧重重，網路媒介太多訊息需要被確認，而媒體給的消息也太過片面，在這種狀況下大家的選擇就出現分歧。

R：我到那邊後我在捷運出口可以看到行政院，看到很多人往那邊走，可是我就直覺我們好像就是不可以讓立法院那邊的人太少

CH：看手機好像開始清場了，那時候在猶豫要不要過去，其實我是很想過去啦，我在猶豫是我不知道該準備什麼護具，後來想想算了，也不用準備什麼東西就過去。

同樣都是為了守護這場運動，只是守護的目標不同，在當時這樣的分歧似乎是造成很多人困惑的點，歧異的產生似乎造成了權力轉移的問題，這樣的顧忌在當下似乎也成為阻礙前往行政院的力量，相比香港成功的拓展戰場，或許當時行政院的行動也是同一套邏輯，只是在當時太多的限制下，無法獲得足夠多人的認同，拓展的戰場又對政府太重要，承受過多的傷害，才無法成功。

而運動者在行政院行動當時大部分都在社科院，或是在某個地方擔任志工，跟著社科院的指示，或控管現場的狀況。這邊比較是志工帶來的影響比較大，擔任志工而且是知道現場操作過程的人，知道這個行動一進行下去，就很難回頭，工作人員有拒絕加入的機會嗎？他們似乎只能盡可能的在這場行動中看能不能獲取更多的效果，並且維持原本運動的穩定。雖然似乎比起其他不知道脈絡的人們，來自志工可能多掌握現場一點進攻的脈絡，可是對於接下來的情報和發生的事情依然是受各種謠傳四起，整個環境很是缺乏資訊的流通，戰場迷霧感並沒有因為他們身為工作人員就消失，依然相當的混亂。

運動結束後

運動結束後，部分的運動者進一步加入之後的公民團體參與更多相關活動，實踐遍地開花的精神。而回歸學校的運動者也持續讓遍地開花漫入校園，繼續舉辦一連串的講座，不過似乎都有些運動過後的傷害環繞在他們身上。

W：我一回三峽就洗澡。洗完就在家裡哭，大哭，哭了一兩個小時，…，我的感覺是，我當了工作人員，但我是被丟掉的。就是我是被丟掉的人，沒有人要幫我，沒有人要在這個位子上，然後我去接，但是我被拋棄了。

運動的餘波對運動圈的人造成的影響似乎不只個人在心理上的衝擊與傷害，還包含整個運動圈的改變，不少新人的進入對整個運動圈的文化也會有影響，要試著調和新加入的人和舊有的運動者的想法，對運動的想像也因為這次的運動而有相當大的歧異。這次的運動太獨特，對於運動者們來說，這樣的運動是異數，不可能每次都要這樣搞，所以讓新加入運動者們重新建構對運動的想像也很重要。

而初入運動者相較以前也提高對社會關心的程度，對媒體的批判程度也提高，對於外界的資訊也增加不少懷疑的態度。比起一開始因為衝動因為朋友邀約就參

與運動，對於議題的態度比起以往更加關心，也更加理性。不過回到校園也發現，其實還是有相當多的人對於這樣的事情相當無感，又或許對那些運動者來說，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初入運動者也像是運動者當初看著依然無感的人感到無奈，就像初入運動者會覺得運動者怎麼每件事情都要參一腳的感受一樣，現在彷彿變成當初批判的對象，看著很多昨日的自己們依然對外界的想像抱持著舊有的想像，這樣的角色轉換帶來的衝擊所帶來的影響，是一輩子的感受，只能說：「回不去了！」

六、 結論

從我們的訪談資料收集當中，我們有主要的兩個發現：首先，在太陽花學運發生之後，主要看到的都是議場還有中間短暫出現幾天的臺大社科基地，感覺似乎有一個組織作為主導，還有一切看似井然有序的工作系統。而這種對於秩序的想像，還有看似有組織的行動，也使得行政院事件發生之後，或是後來出現的賤民解放區等，對於這種分流出來的力量或不同的走向，有部分的人士是感到遲疑與抱持負面態度的。然而，從我們的訪談結果中可以看到，其實現場一切的狀況都是不斷的流動與不固定的，包括看似成功的從無組織到建立有組織的一切，卻也並非是穩定的組織狀態。另外，從議場到議場外圍也散佈著不同大大小小的自發性組織或系統，這些組織與系統則是並存的，而內部的人員因為長期的抗爭也是流動的。因此我們覺得當多數人對於學運的引導組織有一種近似穩固想像之後，對於分流或是其他組織的存在可能就會出現比較負面的看法，但是從我們的記錄來看，這種分流與不穩定似乎才是這個運動中的『常態』。

另一方面，則是對於運動參與者的想像，從我們的訪談記錄中發現，『戰場迷霧感』似乎發生在所有參與者的身上，這與我們想像中在運動當中，參與程度越深，或是越深入核心的人，對於運動的全貌或是此刻正在發生的事情，是較能夠掌握的。但是從我們的受訪者中發現，不論參與程度或是或所處地理位置，對於現場的情況大多還是透過社群網站（Facebook）、網路消息或是身邊社會網絡得知，但並不能完全掌握住整體現場狀況。每個人都自認對現場掌握度是低的，即便是較接近核心的人士，也都覺得只能就所見到的事情做反應。當我們在現場聽著我們以為的『某個組織』的指引時，其實那個某個組織也是在等著另一個某個組織的指引。但是到底有沒有真正的主導與源頭，從我們的結果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也許只有迷霧感的輕重程度差異，然而，資訊的傳遞也並非單向地從輕者流到重者，我們認為每個人掌握的資訊量與重要程度皆不相等，為了理解現況僅能就其當下和之前接收的訊息推測在不同場域中發生的事件和意涵，並且對此做出行動的判斷，但訊息的不完整和延遲會導致無法看清現場的狀況，即使訊息是

流動的，但是還是讓人有置身迷霧中的感覺。

透過訪談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有助於我們還原現場的狀況。然而我們的主要限制便在於我們將範圍鎖定在系上的同學上，雖然已儘量訪問到不同程度或形式的參與者，但或許也仍然還有遺漏之處。但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拼湊與分析，能有助於我們重新去思考運動過程中的許多面向，也能夠有助於我們透過每個不同受訪者的經歷，來探索這個看似模糊的運動的全貌。

七、 附錄

1. 訪談大綱----台北大學反服貿口述歷史

- 一、 個人參與的描述：
得知的管道、參加的時間地點、夥伴\團體(跟誰一起去？去那邊跟誰在一起？)、角色、參加哪些活動
- 二、 為什麼要去？
過去有沒有參與社運的經驗？這次是甚麼事件、驅力成為你參與這次抗爭的關鍵。(朋友找？網路新聞？)
- 三、 作什麼？
在現場做了哪些事情？角色有沒有改變？跟哪些人互動？選擇工作的原因？(吃物資 or 吃自己？)
- 四、 參與學運對你的影響
社會關係的影響？家庭關係的影響？對自己認同的影響？有沒有因為參與反服貿運動影響跟朋友或是家人的關係？當彼此立場不同時，用甚麼方法處理、協商？或是因此決裂？有沒有因為反服貿建立新的社會關係(新的朋友？朋友關係的改變？親子關係的改變)
- 五、 在反服貿活動後是否持續投入公民活動？如果有，以什麼形式？如果沒有，為什麼？
- 六、 參加反服貿後，對民主制度的運作與公共事務的參與是否有改變？請具體說明。
- 七、 資訊來源？媒體？戰鬥迷霧感？
- 八、 對媒體、公權力的看法(在各大事件中)
- 九、 過去背景？(學校社團、家庭背景？)

2. 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年級
T	男	碩一
H	女	碩二
WE	男	大三
YA	男	碩二
RA	男	畢業
U	女	碩三
J	男	大三
P	男	大二
S	男	大二
L	女	碩二
W	女	大三
Y	女	碩三
G	女	大三
TI	女	畢業
WA	女	畢業
F	男	大四
CH	男	大四
A	女	碩二
C	男	畢業
X	男	大四
R	男	碩一